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 第三十二回 回王爺府苦求釋 老將山谷中二女墜牢籠

詩曰： 害民蠹國幾時休，致使人間日日愁。
那得常能留俠義，斬他奸黨佞臣頭。

亂臣賊子，人人得而誅之，使俠義常留，豈肯容他在朝？可惜俠義不在，人無法以制之耳。後來宋朝有段故事，餘細細述說一遍：宋史徽宗時，承祖宗累世太平，倉庫錢糧充盈滿溢。那時奸臣蔡京為相，只要保位固寵，乃倡為豐亨豫大之說，勸徽宗趁此太平，歡娛作樂。

一日，大宴群臣，將所用的玉瓊、玉卮示輔臣說：「此器似太萃美。」蔡京奏說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當享天下的供奉。區區玉器，何足計較。」徽宗又說：「先帝嘗造一座小台，言官諫者甚眾。」蔡京又奏說：「凡事只管自己該做的，便是人言，何足畏乎？」徽宗因此志意日侈，不聽人言。蔡京又另外設法，搜求羨餘錢糧，以助供應。

廣造宮室，以備徽宗游觀。起延福宮，鑿景龍江，築艮岳假山，皆窮極壯麗，所費以億萬計，天下百姓困苦無聊，紛紛思亂。而徽宗不知，恣意遊樂。寵任蔡京之心愈固，於是京之威權震於海內矣。那時又有梁師成、李彥因聚斂貨財得寵，朱勳因訪求花石得寵，王黼、童貫因與金人夾攻遼人，開拓邊境得寵。這些不好的事，都是蔡京引誘開端，所以天下叫這六個人為六賊，而蔡京實六賊之首，因此海內窮苦百姓離心。到靖康年間，金人入寇，京師不守，徽宗父子舉家被虜北去，實寵任六賊之所致也。

自古奸臣要蔽主擅權，必先導其君以逸豫遊樂之事，使其心志蠱惑，聰明壅蔽，然後可以盜竊威福，遂己之私。觀徽宗以玉器為萃，是猶有戒奢畏諫之意，一聞蔡京之言，遂恣欲窮侈，釀禍基亂。嗟乎！此孔子所謂「一言而喪邦者」歟！大抵勉其君恭儉納諫者，必忠臣也。言雖逆耳，而實利於行；導其君侈靡自是者，必奸臣也。言雖順意，而其害無窮。人主能察於此，則太平可以長保矣。

閒言少敘，書歸正傳。且說智爺看見霸王莊這伙賊人，還算自己的故友，見面很覺親熱。初會雷英，戴一頂藍緞子六瓣壯帽，赤金的摩額，二龍門寶，兩朵紅絨桃在頂門亂顫，翠藍箭袖袍，鵝黃絲鸞帶，月白襯衫，薄底靴子；身高八尺，膀闊三停，面如油粉，劍眉，三角目，直鼻，菱角口，鬚鬚不長；肋下佩刀，倒是個英雄的樣子。群賊與智爺一見說：「這就是我們雷王官。」智爺向前要行大禮，雷英用手攙住說：「不敢當！先聽見張華張賢弟言過，又聽見說兄台為了寨主，今日一見，果然的不俗，可稱的起朝野皆知，遠近皆聞，名垂宇宙，貫滿乾坤。」智爺說：「豈敢！小可久聞你老人家的大名，轟雷貫耳，皓月當空，今日得見尊顏，實為小可的萬幸。再小可歸了君山，日後公同輔佐王駕千歲之大事，我們若有不到之處，只求王官老爺在王駕千歲駕前美言一二。」

雷英說：「賢弟不要太謙。」遂往裡邊一讓，直奔集賢堂。少時到階台之下，王官進去回話，轉頭說道：「王爺有諭，著智化進見。」

智爺來到屋中，鞠躬盡禮，匍匐於地，口稱：「小臣智化，與王駕千歲叩頭，願王駕聖壽無疆，千歲，千歲，千千歲！」王爺久聞此人之名，見此人來到集賢堂，不覺的歡喜，在上面說：「智化平身賜座。」智爺說：「王駕千歲在此，焉有小臣座位。」王爺說：「有話敘談。」智爺說：「謝坐。小臣奉我家大寨主之命，有一封書信獻與王爺千歲，請看。」王爺說：「呈上來。」智爺遞與雷英，雷英遞與王爺。王爺拆開一看。

智爺偷瞧王爺，見他戴一頂五龍盤珠冠，嵌明珠，鑲異寶，光華燦爛；穿一件錦簇簇，榮耀耀，蟒翻身，龍探爪，下繡海水江涯，杏黃顏色，圓領闊袖蟒龍服，腰橫玉帶，八寶攢成，粉底官靴；面若銀盆，濃眉，三角目，直鼻闊口，一部花白的鬚鬚尺半多長，扇滿前胸。智爺看罷奸王，就知道他沒有九五的福分。

王爺說道：「智寨主，你家大寨主無論什麼事情，孤無有不應之理。惟獨此事，我孤不能點頭。拿了沙龍，所為與樂尚抵命，萬不能將他釋放。」智爺跪倒說：「小臣冒奏王駕之前，千歲不久就要行師，正是用人之際。雖傷了樂寨主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也不怪得沙龍，乃是『桀犬吠堯，各為其主』。沙龍不作大宋之官，尚且報效大宋，平黑狼山，清理地面，總是向著大宋。王爺將他拿住，如今他也知道了身該萬死。王爺恩施格外，不要他的性命，他若降了王駕千歲，有罪不加，反倒賞他個官職，豈不是破著死命報效王爺？王駕雖失樂寨主，又得來了一個沙龍。小臣把他二人好有一比：樂尚比一隻犬，沙龍比一隻虎。失了一犬，得來了一員虎將，豈不是王駕千歲的萬幸？」王爺說：「你說得雖然有理，那沙龍作過大宋官，怕他不歸降我孤，也是枉然。」智爺說：「他縱然不降，小臣把他帶回君山，我們大眾苦勸，無有不降之理。」王爺說：「降也是降你們君山。」智爺說：「就是降我們君山，也是大家輔佐王駕千歲，共成大事。欲要興師之時，我們在前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見城得城，見鎮得鎮。托王駕之福，旗開得勝，馬到成功，攻無不取，戰無不勝，早早推倒朝天子，王駕千歲豈不就登基坐殿？」

王爺聽奉了他幾句，不覺大樂，說：「怪不得有人誇獎你的本領，今日一見果然高強。不用走了，就將你留在府中，與我孤作一個謀士罷。」這句話把智爺嚇了一跳，暗想：「在君山詐降計已成，不久的破君山，救南俠，拿鍾太保。我若在王府，什麼人辦理那邊的大事？」心生一計，跪倒叩頭說：「王駕千歲駕前有雷王官，就是謀士。此人文武全才，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；鬼神莫測之機，治國安民之策；熟讀《孫武》三篇，廣覽武侯的兵書。攻殺戰守，排兵佈陣，鬥引埋伏，精於攻戰。王駕千歲手下有此人，何必用小臣在此。君山上五日一大操，三日一小操，日一總操，每遇操演水旱的嘍兵，非小臣在旁不行。如今新演了幾個陣勢，都是小臣的主意。若在府內伺候王駕，豈不誤了君山演陣？」王爺這才准奏。又有雷英說：「智寨主所言不差，不如教他回君山的為是。」雷英也怕有了智爺，顯不出他來。王爺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就將沙龍帶回君山去罷。」智爺叩頭謝恩。王爺要賞賜酒飯，智爺再三叩頭不領。王爺派人帶著智化到囚牢中，把沙龍帶將出來，打去了肘拷，交與智爺。

智爺與沙爺道驚。智爺取了點銀子，賄賂了官人，同著沙爺到了店中，給他現買的衣服。智爺一邊到了金知府衙門裡打聽了打聽，鳳仙、秋葵並沒到知府衙門裡頭來，自己心中納悶，告辭出來，也不敢對著沙大哥說。「這二位姑娘就是老員外的掌上明珠，若對他說，他必要憂心，反為不美，此事不必對他提。」遂即回店，同著沙老員外。次日，給了店飯錢，回君山，一路無詞。

到了君山，見了大寨主，與沙大哥見禮。老員外當面謝過救命之恩，要行大禮。鍾雄再三攔住，讓老員外在當中坐，沙爺不肯。其實沙爺見智爺時，智爺一五一□的全說明白了。不然，也不用勸，就降了山，焉能這麼容易？智爺回頭一看，展爺也在那裡坐著，就知道自己出山的時節，必然是把人情重在鍾雄的身上，過來見禮。鍾雄出令，水旱寨的寨主俱到承運殿，與沙爺、展爺大家見禮。留眾位寨主在承運殿大家同飲，與沙員外壓驚。初鼓方散。惟有北俠、智化、沙龍、展昭大家另整杯盤，復又再飲，直吃到四更方散。鍾太保大醉。早就安置了沙龍、展爺的住處。智爺晚間到他們屋中商議破君山、拿鍾雄的計策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二位姑娘行路，天晚，鳳仙著急，秋葵不怕。鳳仙說：「你可別叫我姐姐呀！」

秋葵問：「叫你什麼？」大姑娘說：「你叫我相公，我可叫你是沙葵。論說應叫你是兄弟，你的相貌與我不同，不像弟兄。屈尊屈辱你罷。」秋葵說：「那算什麼要緊的。」

越走天氣越晚。進了山路，忽見前面有燈光射出。鳳仙說：「這可好了！有了住戶人家，可就好打聽了。」看看臨近，見人家院內中牆裡頭有一高竿，竿上掛著個燈籠來，在牆外白灰牆上書黑字。鳳仙一看，是「婆婆店」，暗自歡喜：「婆婆店就是媽媽開的，我們是兩個女兒之身，實在湊巧。」下馬前去打店，只聽見「咕嚕嚕嚕」一響，原來是把個燈籠係下來了。姑娘叫門，裡邊婆子答應：「喲！幹什麼的？」外邊答道：「住店的。」婆子說：「我們這有個規矩，燈籠不下，多少人都住；燈籠一下，沒有地方

了。

別處打店去罷。」秋葵說：「不行！不開門就要砸了。」婆子說：「你砸罷！」就聽見「鏗啣」一聲。婆子說：「喲，反了！小子你別忙，我去開門看看。你知道，我們這裡無人欺負我們娘們。」把門一開，婆子打著個燈籠一照，瞧秋葵那個樣，嚇了一跳說：「愣小子，拿著棍子，衝媽媽腦袋打下子，算你是好的。」秋葵真要打，被鳳仙攔住，轉身與婆婆行禮說：「是我的一個醜小廝，媽媽不要與他一般見識。我們是沒出過門的人，不敢前進，怕遇見歹人。沒有房屋，我們在院子裡站一夜，也是如數的給錢。」媽媽一見鳳仙說話恭敬，人品又端方，說：「我這個人吃順不吃強，似乎你這個話，那怕把我的屋子讓與你，我都願意。」

進了店門，拿下物件，解下馬上的包袱來。婆子帶路，過了映壁三間上房，三間東房，三間西房。可是兩間一門，一間一門。奔到西邊兩間的屋中，點燈住下。婆子說：「我有房子，徹燈籠不住人，我是怕錯了我的規矩。相公貴姓？府上在那裡？」鳳仙說：「我居住臥虎溝，我叫艾虎。」媽媽說：「我給你們預備飯罷。」回答：「很好。」把酒菜端來，二位姑娘吃了三杯，反身摔倒在地，口漾白沫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